弘道錄/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三十六　禮　朋友之禮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三十六

禮

朋友之禮

《東漢書》：明帝永平二年，上幸辟雍，初行養老禮，以李躬為三老，桓榮為五更。三老服都絆大袍，冠進賢冠，扶玉杖，乘輿。到辟雍禮殿，御座東廂，遣使者安車迎三老、五更於太學講堂，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咋階，三老升自賓階，至階，天子揖如禮，三老升東面，三公設几，九卿正履，天子親袒割牲，執醬而績，執爵而酳，祝哽在前，祝體在後，五更南面，三公進供，禮亦如之。禮畢，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，自為說，諸儒執經問難於前，冠帶搢紳之人圓橋門而觀，聽者蓋億萬計。

錄曰：光武建立辟雍，未及臨饗。至是明帝親幸，始行其禮。今觀威儀文物之盛，登降揖遜之周，三代以後鮮見其倫。嗚呼。可謂善繼人之志，善迷人之事者矣。惜乎，特備於王公、貴人、公卿、外戚，而鮮及於天下，是以詔令未申，庠序未設，期門羽林之士，橋門冠帶之人，不過觀聽之美。所謂人倫孝弟，無所關預。而教化亦止於如斯而

已。

上自為太子，受《尚書》於桓榮，及即帝位，猶尊以師禮。嘗幸太堂府，令榮坐東面，設几杖，會百官，及門生數百人。上親自執業，諸生或避位發難，上謙曰：太師在是。既罷，悉以大官供具，賜太常家。榮每疾病，帝輒遣使者存問，大官太醫相望於道。及篤，帝幸其家，問起居，入街下車，擁經而前撫，榮垂涕，賜以床茵帷帳，刀劍衣被，良久乃去。自是諸侯、將軍、大夫問疾者，不敢復乘車到門，皆拜床下。榮卒，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，賜冢塋于首山之陽。

錄曰：夫邪正不並立，儒釋不同行，有天地然後有儒佛，乃何為者哉。帝知崇儒養老，而又事佛乎，何也。曰：此葉公之通患也o夫儒之貴不在於章句，猶龍之靈不在於爪牙。以二帝三王之所務，而求之三老五更之所稽，猶以神靈變化之設施，而望於蛇蜓蜓蜴之蠢動也。雖然，豈惟儒哉。佛以空虛寂滅，即心見性，自然惠覺，安在其四十二章之傳乎。然則沙門之所精，亦桓榮之所稽者，而儒與佛胥失之矣。

崔駰博學有偉才，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，少善屬文，游太學，與班固、傅毅齊名，常以典籍為業，未遑仕進。元和中，肅宗始脩古禮，巡狩方岳，駰上四巡頌，以稱漢德，辭甚典美。帝雅好文章，自見駰頌後，嗟嘆之，謂侍中竇憲曰：卿寧知崔駰乎。對曰：班固數為臣說之，然未見也。帝曰：公愛班固而忽崔駰，此葉公之好龍也。試請見之。駰由此候憲，憲屐履迎門，笑謂駰曰：亭伯，吾愛詔交公，公何得薄哉。遂揖入為上客。

錄曰：愚觀肅宗之論二子，蓋不但言語文字之問，而其終身之得失利害已較然判矣。駰前奏記數十，指切長短，至憲不能容，而能潔身遠引，所謂即鹿無虞，幾不如合者，其能免禍宜矣。固不教諸子，多不遵法，至史人厭苦，畏不敢發，所謂婦子嘻嘻，失家節者，其終安得而不亡哉。

陳#1重、雷義少同郡，相友善，俱學《魯蓉、《顏氏春秋》。太守張雲舉重孝廉，重以讓義，及義舉茂才，亦讓於重。太守不聽！義遂陽狂。後同舉孝廉，俱拜尚書郎。義代同時人受罪，因遂見黜，重見義去，亦以病免。故鄉里為之語曰：膠漆目謂堅，不如雷與陳。

錄曰：愚觀陳雷之事，本末未詳，史特其大較耳，遐哉邈乎。設使人人讓德，比屋相推，濟濟之俗，不興於其時乎。若乃王吉貢禹彈冠相慶，庶幾近之。至於朱博、蕭育

弗能及矣。

任延年十二學於長安，明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顯名太學，號為聖童。更始元年，以為會稽都尉，時年十九。到任靜泊無為，唯先遣績禮祠延陵。季子時，天下新定，道路未通，避亂江南者，皆未還中土，會稽頗稱多士。延到，皆聘請高行，如董子儀、嚴子陵等，敬待之以師友之禮。吳有龍丘萇者，隱居太末，志不降辱，王莽時連辟不到椽，吏白請召之，延曰：龍丘先生躬德履義，有原憲伯夷之節，都尉灑掃其門，猶懼辱焉。召之不可。遣功曹奉謁脩書記，致醫藥，吏使相望於道，積一歲，萇乃乘輩詣府，願得先備採錄，遂署議曹祭酒。萇尋病卒，延自臨殯，不朝三日，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焉。

錄曰：史稱子陵披羊裘，變姓名而進，觀諸任延所禮，則固未嘗遁也。時大騫朋來，延方以弱冠之年而能傾心下賢，可謂不失中正之節者也。卒能使龍丘感動，願得備錄。孔子曰：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於我殯。其斯長孫之謂乎。

北海管寧少與華飲、酈原相友，游學於異國，並敬善陳仲弓。時天下大亂，聞公孫度令行海外，遂與原及王烈等避於遼東。度虛館以候，既往與語，唯於經典，不及世事。乃因山為廬，鑿逐為室，越海避難者多就之，旬月而成。邑遂相與講《詩》、《書》，陳俎豆，飭威儀，明禮讓，非學者無見也。由是度安其賢，民化其德。所居屯落會井，汲者男女雜爭，寧患之，乃多買器，分置井傍，汲以相待，而不使知來者，怪之問，知寧所為，乃各相責讓，不復爭擾。鄰有牛暴田，為牽著凍處，自為飲食，子主大暫，若犯嚴刑，禮讓移於海表。黃初四年，詔舉獨行君子，司徒華飲薦寧，詔以為大中大夫，固辭不受。明帝即位，飲為太尉，遜位讓寧，亦辭疾自越海。及歸，常坐一木榻，積五十餘年，未嘗箕股，其榻上當膝處，皆穿行。年八十，志無衰倦，偃息窮巷，飯齋糊口，吟味詩書，不改其樂，困而能通，遭難必濟，經危蹈險，不易其節，金聲玉色，久而彌彰，揆其終始，殆天所祚。

錄曰：孔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寧澡身浴德，遭亂弗迷，臨治弗屈，可謂邦有道，不變塞焉；邦無道，至死不變者也。其與華敵，始焉不肯同席而坐，終焉不可同曰而語矣。

《三國志》：劉備見徐庶於新野，回謂備曰：此問有諸葛孔明，其人外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。備始曰：君與俱來。庶曰：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。將軍欲見，宜枉駕顧

之。備曰：諾。由是親往詣亮於隆中，凡三顧乃得見。

錄曰：《賽》之上六曰：往賽來碩吉，利見大人。時權御已移，漢祚將傾，險難之極也。玄德冒險而起，息塞窮奏，又無倚賴，苟非剛明之才，碩大之輔，佐之以濟險，資之以紓難，豈能出於賽乎。故其象為大善之吉，其占為利見大人。三顧之禮，有由然哉。然則所以勸備者，雖由於庶，而所以扶劉者，先定於初矣，豈偶然之故哉。

《文中子》：王通父隆傳先王之業，教授門人千餘，嘗歌《伐木》而召通曰：爾來自天子，至於庶人，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。通於是有四方之志，蓋授《書》於東海李育，學《詩》於會稽夏碩，問《禮》於河東關朗，正《樂》於北平霍汲，考《易》於族父仲華，慨然有濟蒼生之心。西遊長安，見隋文帝，上太平十二策，遵王道，推霸略，上不能用，遂歸教授於河汾之問，乃續詩書，正禮樂，脩六經，贊易道，九年大就，門人自遠而至。河南董常、太山姚義、京兆杜淹、趙郡李靖、南陽程元、扶風竇威、河東薛收、中山賈瓊、清河房玄齡、鉅鹿魏徵、太原溫太雅、潁川陳叔通等成北面焉。從父王珪曰：積亂之後，當生大賢。世習禮樂，莫若吾族，振斯文者，非子誰歟。及卒，門人議曰：吾師其至人乎。自仲尼以來，未之有也。《易》曰：黃裳元吉，文在中也。請縗曰：文中子，總麻設位，一辰以送之。

錄曰：按束皋子王績與尚書陳叔達書曰：貞觀初，王凝為監察御史，彈侯君集事，連長孫太尉，由是獲罪。時杜淹為御史大夫，密奏凝直言非辜，於是無忌與淹有隙，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矣。及叔達撰《隋史》，淹時所撰文中子世家達之。陳公亦避太尉之權，藏而未出。後魏徵適奏事見太尉曰：君集之事，果虛耶。御史當反其坐，果實耶。太尉何疑焉。於是意稍解。其後君集果誅。然則通之不幸，非有大故也，而史實

遺之，無足怪矣。至樵作《通志》，顧亦之循其舊，不為立傳，果何為哉。然則何貴於君子述作之功，而為千古斯文之幸乎。錄之。

《唐書□儒學傳》：貞觀六年，詔定孔子為先聖，顏子為先師，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為學官，數臨幸觀釋萊，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，賜以粟帛，生能通一經，得署吏，廣學舍千二百區，諸生員至三千二百。四方秀叉，挾策負素，室集京師，文治蜻焉。勃興糾侈，袂曳方履，間間秩秩，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。

錄曰：自古民生於三，事之如一，太宗可謂無負君師之責矣。然豈知君子之道，費

而隱者也。外而高昌、百濟、新羅、吐蕃遣子入學，內而閨門之內、蕭牆之問，不能無慚德焉。此天地之大，人猶有憾焉者；而挾策負素，固不若鳶飛魚躍之妙矣。唐之所以不如三代也。

十七年，定太子見三師儀，迎於殿門外，先拜，三師答拜，每門讓於三師，三師坐，太子乃坐，其與三師書，禮皆前後稱名惶恐。

錄曰：太宗之尊三師，可謂至矣。以王珪為魏王師，則先拜；以玄齡為太子師，則又先拜。至是著為定式，俾其子孫世守之，奈何不旋踵而忽亡，其故何歟。彼三師之設，肇自周公，內有元聖之德，外抗伯禽之法，則師道立矣。彼李勣者，帝以朝四暮三畜之，彼亦以朝三暮四應之，則几拜揖進退之間，坐立疾徐之際，祗如登場之戲衍耳，何足貴哉。蓋不但旋踵之問，可以廷辱師傅。而五王之禍，亦且不遠矣。此錄之意也。

高士廉都督益州，為文會，命儒生講論經史，勉勵後進，學校集然復興。有朱桃椎者，隱居不仕，沉浮人問，竇軌鎮益。聞而召見，遺以衣眼，逼為鄉正，桃椎口竟無言，棄衣於地，逃入山中，夏則躲形，冬則樹皮自覆，贈遺一無所受。每為苦履，置於路側，見之者曰：居士履也。為齋米置本處，桃椎至夕而取之，終不與見。議者以為焦光之流。士廉下車，以禮致之，及至，降階與語，每令官僚存問。以近代以來多輕隱逸士，至是獨加褒禮，蜀中以為美談。

錄曰：蜀有蠻夷之風，不但文翁一人，君平一事可以相屬。而欲康頑立懦，苟非加意於至賤，不能揚其波；非抱損子至貴，不能顯其化。此褒禮下士，不得不為美談也。

會昌中，白樂天居洛，與胡吉劉鄭盧張等六人，皆多年壽，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。又有二老李元爽及僧如滿，亦與斯會，皆圖名賡唱，并寫其形貌，以為勝事。至宋，社祁公衍與太原王渙、河東畢世長、沛國朱貫、始平馮平咸以耆年掛冠優游，暇曰為睢陽五老會，賦詩酬和，恰然相得，形於繪事，以紀其盛。元豐中，滌公文彥博雖窮貴極富，而平居接物謙下，尊德樂善，如恐不及。邵雍、程顥、程頤皆以道自重，賓接之如布衣交。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，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，尚齒不尚官，就資聖院建大廈，曰耆英堂，繪像其中。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，貽書滌公，願預其會，獨溫公年未七十，滌公素重其人，請入會，凡十三人。洛陽多名園古剎，有水竹林亭之勝，諸老鬚眉皓白，衣冠甚偉，每宴集，都人隨觀之。滌公又為同甲會，司馬郎中旦、程大中、晌席、司徒汝言，皆丙午人也，亦繪像資聖院。溫公又為真率會，皆洛陽太平

盛事也。士庶又生祠滌公於資聖院，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，隸於榜，曰坤瞻堂，塑像其中，冠劍偉然，都人事之甚肅。

錄曰：洛陽，天下之中，兔驚既醉之風，不知幾及見矣。數老者，國家之元氣太平之楷範也。伯夷太公不得專美於前矣。錄之。

《宋名臣錄》：楊時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，調官不赴，以師禮見顥於穎昌，相得甚歡。其歸也，顥目送之，曰：吾道南矣。及顥卒，又師事程頤於洛，蓋年四十矣。一日頤偶瞑坐，時與游醉，侍立不去，頤既覺，則門外雪深一尺矣。

錄曰：孟子曰：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此程門之立雪，千古以為美談也歟。

《列傳》：陳師道年十六以文謁曾南峰，一見奇之，許以文著，願留受業。熙寧中，王氏經學盛行，師道心非其說，遂絕意進取，性復高介有節，安貧樂道。初游京師，未嘗及貴人之門，傅堯俞欲識之，以問秦觀，觀曰：是人非持刺字，倪顏色。伺候公卿之門者，殆難致也。堯俞曰：非所望也。吾將見之，懼其不吾見，子能為我招介乎。又探知其貧，懷金欲餽，比至聽其論議，益敬畏不敢出。章惇將荐於朝，亦屬觀延至，師道答曰：辰諭以章公，降屈年德，以禮見招，不佞何以得此，豈侯嘗欺之耶。公卿不下士尚矣，乃特見於今，而親於其身，幸孰大焉。予雖不足以齒士，猶常從侯之。後然以先生之制，士不傳贄為臣，則不見於王公，俾為士者世守焉。師道於公前，有貴賤之嫌，後無平生之舊，公雖可見禮，可去乎。且公之見招，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。若昧冒法義，聞命走門，則失其所以見招，又何取焉。雖然，幸公之他曰成功，謝事幅巾束歸，師道當御款服乘下澤，候公於束門外，尚未晚也。終不往。

錄曰：萬章問曰：不見諸侯，何義。孟子曰：在國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贄，為臣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又曰：往役，義也；往見，不義也。又曰：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為也哉。為其多聞也，為其賢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況諸侯乎。此禮不明久矣。以曾南峰而史稱其為人行義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，況其他者乎。此所以一見，許以文著，未敢以節稱也。而師道乃能深致禮焉。賦詩，如一瓣香之敬，不盡年之悲，篤信守義，罕見其儔。嗚呼。若人者，可謂青出於藍者矣。

明王直撰《李時勉贈行序》云：正統十二年，祭酒李先生乞骸致仕，六館諸生倀然，

若無所依。先是諸生服先生之教，而蒙其德五六年，敬愛如父母，至是無可奈何。乃言於上，取其平日行事為十題，良工繪圖諸在廷，各識以言。及行，太學師生送者，凡二千餘人，諸教坊樂工槌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，宣然前導。遠近觀者塞路，一時道傍行旅，至不得往來，商賈亦為之罷市，莫不嘖嘖稱美，以為榮至。有為之泣下者，以為自國朝七八十年以來，未見其比。俾後世傳之，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，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。

錄曰：宋臣有言：隆之以虛禮，不若推之以至誠。予觀祭酒李先生之去，衣冠禮樂填街塞市，何其盛也。至明年己巳之變，兵甲壯士彌山滿谷，又何其憊也。誠使正人者珍重信任，留之闕廷將，姦人可杜，邪謀可塞。奈何首木方除，乞骸遂篤，至諸生無可奈何。嗚呼。觀此一詞，刖伏闕叫，閣所由以起，而訖於權奸不得不為虛禮之文，以光先生也。故當時贈者以為尚賢之美，而識者實懷憂國之嘆焉。此又不可不知。

《明臣錄》：尚書吳文定公寬生有異質，未冠入郡庠，流輩方務舉業，獨博覽群籍，為古文詞，下筆輒有老成風格。然屢試不第，將絕意仕進，不復應舉。值天台陳選董學南畿，知非凡烏，命有司以禮敦遣至京闈，遂中第三，會試第一，入試大廷，狀元及弟。先是由貢入太學，束海張汝弼見之曰：天下有如此貢士也哉。江陰卞華伯亦有低頭拜束野之句。徐武功性高邁，少許可折節，與交曰：館閣器也。及入翰林，凡有作，即傳播中外，位益高，望益重，學者稱為匏庵先生。

錄曰：夫禮也者，起也；起者，作興之謂也。時文定久需於次，一旦得有道者資以敦遣於尋常者，蓋萬萬也。故勃然而頭角崢嶸焉。而際會異然，則禮之於士，其可少哉，其可少哉。

布衣陳真晨，漳州龍溪人，本出海濱，骨格高聳，神氣肅清，望之非塵埃中人。年十七八，即能自拔流俗，專心致志以儒為業。業成，期薦有司。至福州，閩有司防察過嚴，無待士禮，乃辭歸。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，務為聖賢踐履之學。至江西張元鎮扣其學，大加稱許，曰：禎敢僭謂所也。為程朱以來，惟先生得其真。吳許二子亦未是。遂歸。鎮海莆人雖多儒家，自布衣而學術始淳。與鄉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，而風俗始正，至今猶傳之云。

錄曰：李文毅之贈送，弟子所以崇其師也。吳文定之敦遣，師所以隆其弟子也。若夫陳剩夫之從好，非師非弟，所以自待也。三者皆朋友之禮之不可缺者也，故終焉。

弘道錄卷之三十六竟

＃１『陳』原缺，據後文補。